



從打鬼悍將到柔情鐵漢—— 談歷代圖文資料中鍾馗形象的建構與衍變

■ 蔡君彝

鍾馗是華人世界家喻戶曉的斬妖除魔大師。由於人們深信祂能驅凶避邪、鎮宅保安，因此在中國的文學、戲曲、繪畫、宗教等領域中，處處都有祂的身影。本文將透過歷代圖文資料，帶領大家認識這個深受喜愛的鮮活角色，了解祂如何從驅鬼用的法器，逐漸神格化、人格化、文人化、終至丑角化的角色發展過程，並說明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所藏鍾馗圖像如何體現鍾馗從「打鬼悍將」到「柔情鐵漢」的轉型過程，讓觀眾更了解院藏鍾馗圖像在藝術、文化史中的脈絡。

文獻裡的鍾馗

一想到鍾馗，人們腦中常浮現一個身形魁梧、翹鬚瞪眼、小鬼簇擁、蝙蝠飛繞的紅袍武夫。（圖1）但這位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其實並不總是以這個形象出現的。在中國歷代圖文資料中，鍾馗不僅形象豐富多變，原本甚至還不是一個「人」呢！

據考，鍾馗的起源可能與古籍所載、與之讀音相同的「終葵」相關。周朝關於手工業技術的國家規範《周禮·冬官·考工記》中，便有「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的記載（圖2）；明代楊慎（1488-1559）也在《丹鉛總錄》中，對上文進行「終葵，椎也。」的說明。此處「終葵」到底指的是什麼，歷代學者眾說紛紜，有人說它是上古時期逐鬼用的法器，也有人認為它是上古時期由天子配用的玉製禮器「大圭」末端上有著大眼、獠牙、可能有避邪作用的紋飾。¹（圖3）無論如何，鍾馗從最早開始，就被認為與逐鬼、避邪的概念相關；而這兩項概念，也超越時空、一直與鍾馗如影隨形。

到了六朝，鍾馗一舉從法器的諧音變成時人流行的名字了。翻開唐代李延壽（活動於七世紀）的《二十四史·北史》，可以發現當時中國北方有眾多以「鍾馗」、「鍾葵」為名者，男女皆有、位階不拘；北魏甚至有位堯氏，不僅以「鍾葵」為名、甚至以「辟邪」為字，直接把鍾馗跟避邪的概念串聯在一起，而這或許也正是眾人以「鍾馗」為名的原因。另外有趣的一點是，當時史籍中名為鍾馗者，通常不是具有武將身分、就是出身於武將之家。²後世武夫形象的鍾馗，或許可溯源於此。

約略同時，鍾馗開始具象化成為一個打鬼、殺鬼的狠角色了。東晉敦煌寫本標號為伯2444

的道教典籍《太上洞淵神咒經·斬鬼第七》中，便有這麼一段記載：「今何鬼來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殺鬼之眾萬億，孔子執刀，武王縛之，鍾馗打殺得，便付之辟邪。」此處，鍾馗是一名與古聖先賢一同驅除病鬼的人物，其武勇形象逐漸成形，但此時尚無對其形貌的具體描寫。³

但在唐代以前，鍾馗的角色，不必然需由



圖1 清人 朱筆鍾馗 成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扇 0004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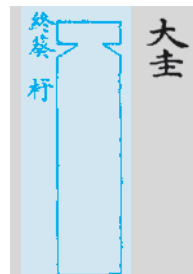


圖2 宋 林希逸《周禮·考工記解·卷下》局部 收入《乾隆御覽四庫全書書要·經部》，頁14a。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取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9252&page=29>，檢索日期：2023年8月21日。



圖 3-1 山東龍山文化 玉圭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100



圖 3-2 玉圭人面紋線繪圖 取自鄧淑蘋，〈故宮八件舊藏玉圭的再思〉，《故宮學術季刊》，19 卷 2 期，2001 冬，頁 144。

某一特定人物扮演，它甚至可以是一群捉鬼武士的代稱。唐代敦煌寫本標號為斯 2055 的〈除夕鍾馗驅儺文〉中就說：「正月揚（陽）春擔（佳）節，萬物咸宜。……今夜新受節義（儀），九天龍奉（鳳）俱飛。五道將軍親至，虎（步）領十萬熊羆。衣（又）領銅頭鐵額，魂（渾）身總著豹皮。教使朱砂染赤，咸稱我是鍾馗。捉取浮游浪鬼，積郡掃出三峽。」⁴ 這段文字，記載了在除夕夜晚，許多自稱鍾馗的驅鬼者，身穿豹皮、塗抹紅色顏料，跟隨主掌生死的五道將軍，群起掃蕩浮游浪鬼的情況。傳世鍾馗畫中，如此處所述披掛獸皮的鍾馗相當罕見，但身著紅袍、甚至全以朱筆描繪的鍾馗所在多有，或許和硃砂避邪的功能相關。

除了武夫形象，鍾馗也曾以擁有治病神通的巫者角色出現。唐代周繇（活動於西元八至九世紀）的〈夢鍾馗賦〉中，就有這麼一段描寫。話說唐玄宗（712-756 在位）當政時，因

處理國家大事積勞成疾，因此宮人便招引鍾馗為其跳了一段儺舞，⁵ 玄宗一覺睡醒，竟不藥而癒。在睡夢中，玄宗看到的鍾馗，以一形象怪異、舞姿強勁的巫者形象出現：

聖魂愴怳以方寐，怪狀朦朧而遽至。碑斫標眾，顛顛特異。奮長髯於闊臆，斜領全開。搔短髮於圓顛，危冠欲墜。顧視才定，趨蹌忽前。不待乎調鳳管，揆鸞弦，曳藍衫而颯纒，揮竹簡以踟躕。頓趾而虎跳幽穀，昂頭而龍躍深淵。或呀口而揚音，或蹲身而節拍。震雕栱以將落，躍瑤階而欲折。萬靈沮氣以悼惶，一鬼傍隨而奮躑。煙雲忽起，難留舞罷之姿。雨雹交馳，旋失去來之跡。⁶

此處，鍾馗身材魁巍、長髯闊臆、衣冠不整、身穿唐代低層小官或文士穿的藍衫，揮舞著竹簡，翩然起舞。祂的舞蹈如虎跳龍躍，強勁到

差點要把宮殿的樑柱與臺階震壞。但更令人驚異的是，鍾馗跳完舞，竟然煙雲忽起、雨雹交馳，倏忽不見蹤影。這段文字，把鍾馗的形貌刻畫得鮮明而入微，為後世的鍾馗畫像提供了雛型，也為鍾馗增添了一股神異的色彩。

到了宋代，鍾馗的角色設定與傳說故事基本上就定型了。北宋沈括（1031-1095）的《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三》中，便有如下記載：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歲翠華還宮，上不怪，因疔作，將逾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搯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鞞雙足，乃捉其小者，剝其目，然後擊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疔若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圖之。」⁷

這個故事與前述〈夢舞鍾馗賦〉一樣，都強調了鍾馗幫唐玄宗治好宿疾的神蹟，但對於鍾馗落榜武生的身世、保皇忠臣的形象、以及致病小鬼的相貌與行徑有了更多的描繪，遂成為後世鍾馗故事與圖像的藍本，甚至影響了日本的相關創作。日本的浮世繪畫家月岡芳年（1839-1892）便曾於〈新形三十六怪撰鍾馗夢中捉鬼之圖〉中，描繪鍾馗持劍擒拿偷笛小鬼的情節。

明代陳耀文（約1524～約1605）在《天中記》裡所摘述的鍾馗故事，架構與角色設定與前引《夢溪筆談》的故事略同，但細節更豐富，文中對鍾馗的故里（「終南山」）、活動的年

代（「唐武德年間（618-626）」）、小鬼的名號（「虛耗」），以及鍾馗如何因落榜羞憤撞死、後經皇上安葬等都有增補。⁸ 這些情節，都將再三地出現在後世鍾馗畫題記畫跋中。同時，有趣的是，在這個故事裡，鍾馗已經從落榜武生，悄悄轉化成落第書生，為明代圖文資料中鍾馗的文人化、文官化揭開序幕。

後來，明代的宮廷教坊劇〈福祿壽仙官慶會〉，把鍾馗跟福、祿、壽三位仙官並列於劇本中，為鍾馗形塑了富貴喜氣的文官樣貌；⁹ 另一齣同樣流傳於明代的〈慶豐年五鬼鬧鍾馗〉宮廷教坊劇，則是在宋代鍾馗傳說的基礎上，加入了鍾馗在睡夢中被五鬼偷去衣巾、弄得衣衫不整的情節，把鍾馗從鎮鬼者轉化為被鬼欺壓的對象。¹⁰ 這些鍾馗的新形象，後來都出現在繪畫作品中。

圖像裡的鍾馗

從歷代與鍾馗相關的文獻，可看到鍾馗從驅鬼的法器、避邪的紋飾，先演變成狂暴神異的武士與巫者，再轉化成落榜的科舉考生，最後淪落成被鬼戲弄的判官的角色發展過程。這個由「物」而「人」、從「武士」到「書生」、由令鬼聞風喪膽的「捉拿者」變成被戲弄的「受害者」之演進過程，在圖像資料中，亦有相似的狀況，也可見於本次展出的幾幅鍾馗畫中。

雖然關於鍾馗的文獻記載可上溯至六朝，但關於祂的圖像紀錄則要到中唐才出現。唐代官員張說（667-730）曾寫過一封〈謝賜鍾馗及曆日表〉，感謝唐玄宗在農曆新年時，賜予群臣日曆與鍾馗畫：

臣某言中使至，奉宣聖旨，賜臣畫鍾馗一及新曆日一軸者……爰及下臣，亦承殊賜：屏祛群厲，續神像以無邪；

允授人時，頒曆書而敬授。¹¹

由這段紀錄可知，最遲在唐玄宗朝，鍾馗的畫像就已經在朝廷官員之間流傳了。

在唐代，鍾馗是以「打鬼悍將」的形象出現於畫作中的。唐代的道釋人物畫家吳道子（約685-758）可視為廣為流傳的「擊鬼式」鍾馗畫的鼻祖。根據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吳氏曾作〈十指鍾馗〉圖。¹²從北宋郭若虛（活動於十一世紀）《圖畫見聞誌》中關於「鍾馗樣」條目的紀錄，可知這個圖樣在五代時還在蜀地流傳，描繪了鍾馗「衣藍衫，鞞一足，眇一目，

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的畫面，¹³和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中所提，吳氏依玄宗夢中所見，奉旨畫出鍾馗「捉鬼刳目」的記載相互呼應。由於吳氏的原作已不存，這個殘暴的畫面，目前僅能透過藏於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作於十二世紀日本平安時代的國寶〈辟邪繪·鍾馗〉來想像了。

但自五代起，鍾馗圖像開始發生變化，祂出現的場合與從事的活動從宗教性轉趨世俗化。鍾馗除了獵鬼外，開始下棋，北宋《圖畫見聞誌》中就有後梁畫家趙巖（約活動於907-



圖 4-1 傳五代南唐 顧闳中 鍾馗出獵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387

923) 繪製〈鍾馗彈碁圖〉的紀錄；而鍾馗的身邊除了小鬼，也多了女伴或其他家眷，《宣和畫譜》就有南唐周文矩（約907-975）畫〈鍾馗氏小妹圖〉的記載。¹⁴此時的鍾馗，已從早期傳說中兇殘的「打鬼悍將」，逐漸轉型成平易近人的「柔情鐵漢」了。

到了宋代，圖像中的鍾馗已開始失去神聖性、變得丑角化了。宋末元初文人龔開（1222-1307）曾畫過一張描繪鍾馗攜家帶眷出行的〈中山出遊圖〉（Zhongshan Going on Excursion）卷。該卷現藏於美國華府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卷末由畫家自題的畫跋中，便提到北宋畫家奴頤真（生卒年不詳）曾把鍾馗畫得狼狽不堪一事，節錄跋文如下：

在昔善畫墨鬼，有奴頤真、趙千里。千里〈丁香鬼〉誠為奇特，所惜去人物科太遠，故人得以戲筆目之。頤真鬼雖甚工，然其用意猥近，甚者作髻君野濶，一豪豬即之，妹子持杖披襟趕逐，此何為者耶？僕今作〈中山出遊圖〉，蓋欲一洒頤真之陋，庶不廢翰墨清玩。



此處，龔開旨在說明自己所畫的鍾馗圖，與前人所作格調大不相同。他舉了姒氏充滿惡趣味的鍾馗圖作為反例，提到姒氏曾將鍾馗畫成一名在野地如廁時、被野獸驚擾的男子，衣不蔽

體、措手不及不說，還得仰賴其衣衫不整的女伴出面趕逐。昔日令鬼怪聞之色變的驅鬼名將，至此威嚴掃地！這種諧謔逗趣的鍾馗畫，在明、清以降的傳世作品中所在多有。



圖 4-2 傳五代南唐 顧闳中 鍾馗出獵圖 卷 局部 卷首操持兵械之鬼卒



圖 4-3 傳五代南唐 顧闳中 鍾馗出獵圖 卷 局部 卷中牽繫鷹犬猛虎之鬼卒



圖 4-4 傳五代南唐 顧闳中 鍾馗出獵圖 卷 局部 卷末按劍騎驢的鍾馗

院藏鍾馗圖像

本院藏有鍾馗相關文物約四十七件，數量頗為可觀；除零星之成扇（見圖 1）、鼻煙壺等小型隨身器物外，絕大多數為繪畫作品。¹⁵ 在年代方面，院藏鍾馗畫以作於明、清二代及民國者為大宗，雖有多本傳稱為五代或宋、元人所作之作品，但如以風格與主題判斷，應正名為明、清以降之作品。¹⁶ 由於每年的除夕與端午節，是傳統上於門壁或大堂展掛鍾馗圖像的時候，因此過往本院常配合以上節令展出院藏鍾馗系列圖像。¹⁷

本次「筆歌墨舞」展覽檔期，適逢眾鬼出沒的中元節，特此精選六件院藏鍾馗圖展出，包含（傳）五代南唐顧闳中（約活動於西元十世紀）〈鍾馗出獵圖〉卷、（傳）元王振鵬（約活動於 1280-1329）〈鍾馗送嫁〉卷、（傳）元

龔開〈鍾進士移居圖〉卷三張本幅長達三、四公尺的手卷，以及明文徵明（1470-1559）〈寒林鍾馗〉軸、無款〈豐綏先兆圖〉軸、以及清華岳（1682-1756）〈午日鍾馗〉軸三張立軸。這些畫作，呼應著歷代圖文資料中鍾馗形象漸次神格化、人格化、文官化、丑角化的建構與衍變過程。

〈鍾馗出獵圖〉卷（圖 4-1）呈現鍾馗在十數名鬼卒陪同下出巡獵鬼的場面，從人物風格判斷應為明人所作。雖然畫面內容與宋代筆記資料中所敘述的歲末儺戲遊行表演高度重疊，帶有強烈的表演性及娛樂性，但卷首鬼卒所操持之兵械（圖 4-2）、卷中鬼類牽繫之鷹犬猛虎（圖 4-3）、與卷末按劍騎驢的鍾馗（圖 4-4）仍保留了原始鍾馗驅儺的肅殺性，可視為神格化的「打鬼悍將」類的鍾馗畫。



圖 5-1 傳元 王振鵬 鍾馗送嫁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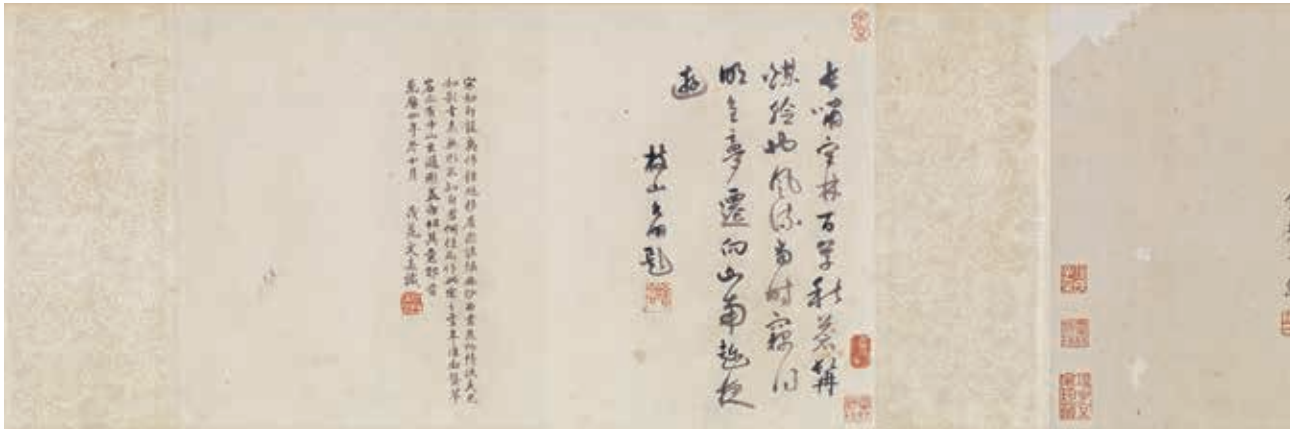


圖 6-1 傳元 龔開 鍾進士移居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011





圖 5-2 傳元 王振鵬 鍾馗送嫁 卷 局部 卷首燃放爆竹、捧持禾穗的小鬼。



圖 5-3 傳元 王振鵬 鍾馗送嫁 卷 局部 卷中騎牛尾隨的小妹

〈鍾馗送嫁〉卷（圖 5-1）及〈鍾進士移居圖〉卷（圖 6-1）均畫出鍾馗陪同女眷出行的場景，可視為人格化、世俗化的「柔情鐵漢」類鍾馗畫。前者為後人託名所作，卷首眾鬼齊出前

導（圖 5-2）、卷中小妹騎牛尾隨（圖 5-3）、卷末鍾馗騎驢護駕。（圖 5-4）雖名為「送嫁」，但畫面中不見嫁娶應有的家具、箱匣、首飾等嫁粧，反而畫出爆竹、禾穗、風燈、瓶戟、歲寒三

友等具有年節祥瑞意象的物品，其賀歲意味似乎更甚於嫁娶氛圍。後者卷首則畫出鍾馗攜家帶眷、遣群鬼助其搬遷的情景。（圖 6-2）畫中同樣充斥蝙蝠、鹿、貓、蜘蛛等帶有福、祿、壽、

喜吉祥寓意的元素，鍾馗手中的寶劍也換成了笏板（圖 6-3），為一「富貴文官」類的鍾馗畫。這種對鍾馗的刻畫，與文徵明〈寒林鍾馗〉軸中（圖 7），兀自佇立於荒林野地中的「清癯文人」



圖 5-4 傅元 王振鵬 鍾馗送嫁 卷 局部 卷末騎驢護駕的鍾馗



圖 6-2 傅元 龔開 鍾進士移居圖 卷 局部 卷首鍾馗與女眷搬遷的場景，圖中物品多有吉祥意味。



圖 6-3 傳元 龔開 鍾進士移居圖 卷 局部 卷中持笏騎鹿、以富貴文官形象出現的鍾馗。



圖 6-4 傳元 龔開 鍾進士移居圖 卷 局部 卷末鬼僕灑落荷物、群鬼連忙撿拾的逗趣場面。



圖7 明 文徵明 寒林鐘馗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522



圖8 無款 豐綏先兆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2948



圖9 清 華岳 午日鐘馗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765

類的鍾馗，形成鮮明對比。

前段〈鍾進士移居圖〉卷不僅喜氣洋洋，也趣味橫生。仔細觀察畫卷，可看到前段有鬼役拉車用力過度、摔得四腳朝天的場景，後段則有鬼僕不慎灑落荷物、群鬼連忙撿拾的場面。（圖6-4）同場展出的〈豐綏先兆圖〉軸以

及〈午日鍾馗〉軸，細節也相當逗趣：前者畫出鍾馗攬鏡自照時被自己醜怪的面容嚇到的情景（圖8），後者畫出小鬼趁鍾馗賞花之際，背著他偷取盤中鮮果，卻被另一小鬼逮個正著的滑稽場面（圖9），令人捧腹。這些畫作諧謔逗趣的氛圍，可放在丑角化的鍾馗圖像中理解。

結語

鍾馗是為華人世界最為人熟知的傳說人物之一。祂的圖像多元紛呈、寓意吉祥，深受歷代帝王、庶民、文人、商賈喜愛，¹⁸是除夕與端午節時購藏、饋贈、觀覽、繪製的熱門文物，¹⁹無論在皇帝的臥房、民宅的門壁、文士的書齋或都城的街市中（圖 10），都可見到祂的蹤跡。²⁰本文利用歷代文獻與圖像，試圖梳理鍾馗形象與角色的建構與衍變過程，發現祂百變的形象大致依循著神格化、人格化、文人化、丑角化

的脈絡發展，琳瑯滿目的畫題也不出以上範疇，畫作的功能與旨意則緊扣鍾馗「驅邪納福」的儼神本質。由於鍾馗的圖文資料脈絡駁雜、古今論述也相當豐富，加之這個深厚的圖文傳統至今仍不斷推陳出新，甚至遠傳至日本和南洋落地生根、與當地的信仰文化產生碰撞，這篇短文僅觸及此一龐大系統的冰山一角，缺漏在所難免。期待本文能收拋磚引玉之效，吸引更多雅士學友一同挖掘探究鍾馗圖像傳統的豐厚。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圖 10 清院本 清明上河圖 卷 局部 書畫攤最右邊掛的就是一張朱筆鍾馗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10

註釋：

1. 本段所引之鍾馗起源的歷史研究回顧，詳見江柏毅，〈鍾馗起源研究的歷史回顧與考古、甲骨文字觀點〉，《臺大科教中心CASE報科學》<https://case.ntu.edu.tw/blog/?p=41575>（檢索日期：2023年6月19日）。
2. 本段所引之資料，詳見吳泓哲，〈巫難行事與「替天行道」觀之關聯研究——以鍾馗文本與信仰現象為例〉（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中興大學機構典藏〉<https://ir.lib.nchu.edu.tw/handle/11455/95560>（檢索日期：2023年7月26日）。
3. 東晉，《太上洞淵神咒經·斬鬼第七》，收入黃永武編，《敦煌寶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1986），冊120，香港大學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本段觀點詳見 Chun-Yi Tsai, “*Imagining the Supernatural Grotesque: Paintings of Zhong Kui and Demons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1127-1279) and Yuan (1271-1368) Dynasties*,”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15), 92.
4. 張兵、張毓洲，〈從敦煌寫本除夕鍾馗驅鬼看鍾馗故事的發展和演變〉，《敦煌研究》，2008年1期，頁102-105；本段觀點詳見 Chun-Yi Tsai, “*Imagining the Supernatural Grotesque: Paintings of Zhong Kui and Demons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1127-1279) and Yuan (1271-1368) Dynasties*,” 93.
5. 林智莉，〈論明代宮廷大儺儀式鍾馗戲——兼論鍾馗形象的轉變〉，《政大中文學報》，8期（2007.12），頁111。
6. (唐)周繇，〈夢舞鍾馗賦〉，收入(清)董誥等人編，《欽定全唐文》，卷812，頁22-23，《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5193&page=51>（檢索日期：2023年8月21日）。
7. (宋)沈括，《夢溪筆談校證》（上海：中華書局，1960），頁986-987。
8. (明)陳耀文，《天中記》（揚州：廣陵書社，2007），卷4，頁127。
9. 林智莉，〈論明代宮廷大儺儀式鍾馗戲——兼論鍾馗形象的轉變〉，頁115-116。
10. 劉燕萍，〈不遇、補償與辟邪：論〈慶豐年五鬼鬧鍾馗〉〉，收入陳平原編，《中國俗文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5，取自《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Staff Publications》https://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884&context=sw_master（檢索日期：2023年8月9日）。
11. (唐)張說，〈謝賜鍾馗及曆日表〉，收入(清)董誥等人編，《欽定全唐文》，卷223，《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357069>（檢索日期：2023年8月21日）。
12.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收入(明)毛晉編，《津逮秘書》，卷9，《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316161#%E5%94%90%E6%9C%9D%E4%B8%8A>（檢索日期：2023年8月21日）。
13.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卷6，收入(民國)張元濟編校，《四部叢刊續編》，冊322（上海涵芬樓借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配元鈔本影印，1910-1932），《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46456>（檢索日期：2023年8月21日）。
14. Stephen Little, “The Demon Queller and the Art of Qiu Ying,” *Artibus Asiae* 46, no. 1/2 (1985): 24-26.
15. 詳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典藏資料檢索〉<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檢索日期：2023年7月21日）。
16. 關於院藏舊傳為元代以前的作品訂年意見，詳劉芳如，〈迎歲集福——院藏鍾馗名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頁127、130、132、135、137、141。
17. 關於本院過去大規模展出鍾馗圖像的記錄，詳見劉芳如，〈故宮院藏鍾馗繪畫之相關研究〉，〈迎歲集福——院藏鍾馗名畫特展〉，頁84；劉芳如，〈畫裡鍾馗〉，《故宮文物月刊》，75期（1989.6），頁5。
18. 南宋首都臨安的商家，常在新年時，將門神、鍾馗的畫像發送予他們的顧客，詳見 Jacques Gernet,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86-187.
19. 文徵明的〈寒林鍾馗〉畫幅右上角有文氏1534年「甲午除夕戲作」的題款，上方詩塘亦有清高宗（1735-1796在位）1774年「乾隆甲午除夕御題」的題款，為華人於年節繪製、觀覽鍾馗圖之習俗的例證。
20. 宋代郭若虛曾提及五代蜀主因喜愛吳道子的鍾馗圖，將之「常挂臥內」一事，詳見氏著，《圖畫見聞誌》，卷6，收入盧輔聖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第一版，1993），冊1，頁494；宋代陳元靚曾提到當時在門壁上可見鍾馗像一事，詳氏著，《歲時廣記》（臺北：新興書局，1978，筆記小說大觀本），卷40，頁6下~7上；石守謙提出院藏文徵明〈寒林鍾馗〉尺幅甚小，極有可能懸掛於文人書房中，而非傳統上高大的廳堂上，詳氏著，〈雅俗的焦慮：文徵明、鍾馗與大眾文化〉，《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6期（2004.3），頁319。